張郃字儁乂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郭淮曰張將軍
國家名將達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
計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外勤戎旅內冀國朝

蜀志張飛字翼德雄壯威猛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
有國士之風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益州太守雍闓目張府君如瓠壺
外雖澤而內實麤 撫恤故舊賑贍衰宗行義甚正

張嶷字伯岐越巂太守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

張温字惠恕吴郡人少修節操容貌奇偉當時無匹拜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　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

晉書張華字茂先強記默識四海之内若指諸掌　賛成伐吴之計名重一世衆所推服　後中台星拆為趙王倫所害　好誘進人物有一介之善者即咨嗟稱詠為之延譽　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子偉字彦

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軌若旱苗之得膏雨進為涼州牧　子寔字安遜世篤忠亮勳隆西夏進涼州牧　寔弟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代為涼州牧豪右屏跡威行涼域　寔子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卓越不羈拜涼州牧號曰積賢君　駿子重華字大臨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弟玄靚靚叔天錫自軌至天錫凡九世而國亡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

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

有身名後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卒有文筆

數十篇行於世

隱逸張忠字巨和隱於泰山採芝餌石以至道虛無為宗

謚曰安道先生

載記張賔字孟孫石勒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

為右長史開懷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意

肅清百僚屏絕私謁呼曰右侯而不名

軍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　岱字景山仕宋累

遷山陰令職事閑理為東遷令太守殷冲曰張東遷

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任為

益州刺史益土安其政為吳郡太守更以寛恕著名

張緒字思曼岱兄子宋明帝每見之輒歎其清淡遷吏

部尚書袁粲曰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宫職復轉中

庶子緒善談玄王儉嘗云不知陳仲弓黄叔度

能過之不為國子祭酒何點歎曰可謂清官後接之

者實為未易緒吐納風流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緒子充字延符多所該通尤明老易嘗與王儉書有曰充生平少長不以利欲干懷介然之意峭聳霜崖碓乎之情峯橫海岸玉没於訪珪之晨桂掩於搜芳之日後遷義興太守為政清靜吏人便之梁初歷吏部尚書遷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出為吳郡太守下車恤民耆老故舊莫不忻悅

張環字祖逸永之子仕齊為侍中出為吳興太守環以

張稷字公喬環之弟母終毀瘠過人州里謂之淳孝以貧求為剡令畧不視事多為小山遊仕梁累遷左僕射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稱為四張　子嵊字四山

張種字士苗永從孫仕陳為中書令職量衍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弟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

張卲字茂宗裕之弟宋武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為

尚書時人以為早達為吳興太守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　為吏部尚書後進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外氏英華朝中領袖　纘弟綰字孝卿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再為御史丞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

儒林張崖傳三禮學為尚書儀曹郎

張譏字直言篤好玄言講學每有新意為先輩推服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辭令溫雅賜裘襦

張定和字處謐隋時歷河內太守有惠政

張奫字文懿好讀兵書長於騎射仕隋陳有力後歷撫濟二州刺史

儒林張偉字仲素學通諸經受業者常數百人太武時授中書博士

張買奴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國子助教

張景仁工草隸齊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小心恭謹

凢自樂及終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唐張長遜京兆人精馳射以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李勣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隠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之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狀凡六

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
王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釋之太宗即位問以政帝
曰善貞觀中詔發卒治洛陽宮將東幸玄素上書力
諫遂止魏徵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可謂仁人之言哉　太子承乾事游獵玄素上書不
納再上書帝知數規正太子擢左庶子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人劉炫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
也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

州叅軍時李勣為長史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李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若某猶豫少决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極見推引諫高祖造蓬萊宮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後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請息兵脩德　初同列以堂饌

察御史按劾平直　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
廷珪上疏云云請復十道按察使視州縣帝然之
廷珪美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人令狐德棻以王佐期之中進士
第一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
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
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事哉后曰然
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

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以禮終
天下高之玄宗為太子說與褚无量侍讀尤見親禮
踰年進同平章事為東都留守尋召為中書令素與
元崇不平罷刺相州坐累徙岳州停封　穌頲見帝
陳說忠謇遷幷州長史修國史敕齋稿即軍中論譔
王晙誅降虜阿布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
持節詣其部宿帳中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
虜難信不宜涉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

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説
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
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
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前廣州都督裴
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説曰
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
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
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

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

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
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
之重説而薄堅　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
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東封張説言於上曰吐蕃
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
雖王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活願聽其
來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説退謂源
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

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說策君奐且敗因上嶲州鬭羊於帝以申其意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鬭而不鮮必有死者所賴至仁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奐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頓設樂內出醪醼帝為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謚文貞說敦氣節立然諾喜推籍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

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令免官以白衣將
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
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
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
用度修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喜之欲加
尚書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
及别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
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

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分且半因閱大臣表疏適見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為平章事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内曠如也所薦四人當時謡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員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或勸之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

張嘉佑有幹畧嘉貞為相任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

蓋騶從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張延賞嘉貞子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以女妻之除河南尹延賞政簡約輕傜賦疏河渠築宫廟數年流移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　時兵屯東都詔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拜荆南劒南西川節度使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入秉政　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　帝待遇厚稱奏議有宰相體子弘靖

張弘靖字元理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少有令

聞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
家藏書畫侔于內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歷五世無
所增葺號三相張家文規次宗彥遠茂樞皆其子孫
也
張守珪陝西人姿幹雄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從郭虔
瓘守北庭開元初虜攻北庭守珪從間道奏事京師
直言利害遷幽州果毅盧齊卿器之引與共榻坐謂
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臣願以子孫託　王

張鎰字季權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歷初為濠州刺史政
治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擢明經者四十
人拜中書同平章事　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為奴
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奴不可告主悖
慢成風漸不可長　以鎰代鳳翔帝曰文武兼資望
重內外無易卿者帝幸奉天鎰罄家資自獻行在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人喜文章能辯論慷慨以功名顯
李光弼鎮河南盜起建封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

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
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為買地大其閎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人號大夫
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樵青陸
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
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别何有往來　顔真卿為湖州
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
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辯捷類如此　善圖山水酒

張允伸為軍中所推　子公素號白眼相公

張潛唐大中十二年秋七月丁卯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治績朝廷亦因而甄奬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上嘉納之

張居翰唐莊宗平蜀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帝恐其為變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

弟歸厚歸弁俱從黄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
秦宗權攻汴歸霸數有功張脛軍赤岡以騎兵挑戰
矢中歸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
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
後拜河陽節度使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
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明宗立誅租庸
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鹽鐵

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
民甚賴之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
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及梁亡莊宗入
汴全義自洛來朝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
全義俯伏感涕拜太師尚書令卒唐洛陽經黃巢之
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圮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
爭奪周遭百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集復為壯藩
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加詳亦不

振從世宗破紫金山十八砦世宗褒之擢為殿前都點檢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太祖受禪加兼侍中改鎮武勝入覲道舊不名恩禮甚厚嘗問下并汾之策對曰彼兵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取也姑以間諜離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待其困敝乃可圖耳太宗即位封鄧國公真宗即位封魏國公改鎮彰德知天雄軍以老還鎮卒贈中書令

張昭字潛夫河間人也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

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矣于時敵騎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爇芻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真宗即位名拜平章事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又入宮自訴

又知院事知樞密院始于此李順亂于蜀朝廷發兵
水陸進討荆渚當其要害以遜知江陵府遜至時峽
路諸州漕運卒數千人皆聚江陵有告其將謀變以
應蜀寇府中議欲盡捕誅之遜止令捕首惡斬于市
奏聞太宗甚喜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也舉進士知崇陽縣繼除虞部
郎中授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張永德為并州
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

有傳霖者乎詠且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而詠卒謚忠定詠剛方尚氣自號乖崖公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云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也舉進士為觧州推官定州軍掌書記河北節度判官咸平中西北未寧中外多言兵事知白奏疏言王者當奉時令茂功典省刑罰及取士之制數千言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復召

擢守密州昇貸粟於民以賑之多所全活坐微累出
知濠州諫官陳升之言昇忠直宜在朝廷仁宗曰吾
非不知昇賢但其言太直爾升之曰忠直之言人臣
所難也陛下不可以爲罪仁宗曰朕未嘗以言罪人
如昇之朕當用之也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進樞密仁宗春秋高而儲宮尚未建昇昔爲御史已
屢建言至是與韓琦叶心共議力陳上前仁宗面諭
曰朕已立嗣矣因示以英宗藩邸名昇等再拜賀英

乎方平曰退即行矣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文
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善屬文數千言立就
張璪字邃明舉進士累擢三司副使遷右正言璪建言
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
月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於澤
中之方丘此萬世之不可易也自是南郊北郊之議
興焉元豐五年為中書侍郎元祐末卒璪初名璪更
為璪云

事自號浮休居士如王介甫哀詞題庾樓諸詩皆佳句也紹興初追復寶文閣直學士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也中進士第調通州簿章惇薦其才名對除光禄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政事建臣有言愜意者驟見進用商英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為

問以新政所安答曰公與人為善則人將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有不受者矣以疾求去遂築室南山下敝衣蔬食名還同知太常禮院議禮於有司又不合復以疾請歸道病卒載著正蒙一書行于世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也幼穎異能為文從蘇軾學軾見其文愛之舉進士為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倡三歎之聲云名為太學録元祐初為正字遷著作佐郎改著作郎兼

史院檢討在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請郡以龍圖閣知潤州徙宣州責監黃州酒稅徙復州起為通判黃州移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以直龍圖閣知潁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黨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之訃以師弟子禮舉喪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五年得自便居陳州尋主管崇福宫卒

曾慥云文潛與魯直少游无咎號為四學士並從東坡游名聞當世自坡發之文潛

詩云滔滔如河漢之決山谷云文字江河萬古流世以為知言　王明清云建炎末贈四學士俱為直龍圖閣文潛生前紹聖初闕　出帶此職蓋甚久亦有司一時之失也

張俞字少愚益之郫人也少嗜書好為詩嘗舉進士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屬西戎犯邊乃上書陳攻取十事詔以為校書郎而請授其父仍名俞赴闕俞不起乃上吏簡書吏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遣復不起